

庄浪河畔

□ 费晓莉

一

我喜欢紧挨着庄浪河走,看着河水在石头上梳理心情,多看一阵,就感觉它把我的心事也一并梳理顺了,甚至把世间的道理都理顺了。山雀落在河边的石头上,翘着尾巴站一阵后,起身消失在河边的大山,好像它也是来这里梳理心事的。我和山雀,甚至水草,都要把心事交给它,再加上它自己的心事,庄浪河得多忙啊!更不要说它告别了我们,又得赶往别处,处理别处的心事。

天祝县城只有这一条河,算不上深,但因为宽,它颇有点大河的样子。

这条河流到县城时已经有了三个名字。刚从高山到达草原时,它叫镇羌河;到下一个小镇,人们叫它金强河;到县城后,人们叫它庄浪河。

最喜欢它披着夕阳的光芒,温暖,庄重,浪漫,感觉整条河的水都是温热的。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由衷地说:庄浪河有温水三千,你想取一瓢饮,就取一瓢饮吧,你要不取,它就要走了,

缓缓远去。

二

深秋,苍苍的蒹葭,在河边摇曳,它们轻盈又柔雅,摇出《诗经》盛大的开篇。白杨树把叶子慢悠悠地扔下,一片接一片,风牵着这些落叶在河堤上奔跑,一群又一群,像在努力营造秋天的景致。

河滩上有胡麻花。这种开蓝花花的作物,原本应该一片一片出现在宽阔的田野,但现在它却以观赏花的身份一株一株出现在这里。每当有细雨洒下,胡麻花会变得更为静谧,更加幽蓝,更加值得我安静凝视。

红柳,一路陪着庄浪河披荆斩棘。一到秋天,整个夏天都默不作声的红柳只用几天就浑身变红,好像它到秋天才知道自己的名字叫红柳。红柳的红是大自然这个调色高手的杰作,有人叫它胭脂红,有人叫它紫红,还有人叫它桃红,总之,让你无法确切描述。

河边新栽了几棵槐树,它在这里过得小心翼翼,叶子不敢长太大,花也没敢开。它严格遵守节令,第一时间把叶子全部抖干净。它要在这个寒凉之地度过它的第一个冬天。我拍拍它的肢体,硬硬朗朗的,感觉它已经做好了准备。

时间它一言不发,但也是多情物啊,让树叶黄了又绿,让山花落了又开,让河流起伏又徘徊。

三

冬天,天亮得迟,河边安静,只有流水在石头间赶路的声音。但酷爱锻炼的人们依旧早起,裹着厚墩墩的棉衣出现在河堤上。多数人在走,几个老人并排慢跑,好像在比谁跑得更慢。他们似悟出了生活的真谛:说什么路遥马急,也许轻吞慢吐才是对生活最大的敬意。

住在河边的禽鸟也喜欢早起。立秋后,来了两只白鹭,终日在水里嬉戏。它们也起得早啊,我上班的时候,它们已经站在石头上梳洗。这么冷的天,为什么不多睡一会儿呢?我

也常常真诚地为它俩操心。

每到黄昏,夕阳温和,河水沉静,我下班,它俩在水面上轻展羽翼。水波,微风,夕阳,鹭,都在,而我,恰好也在,我因此而对身边的世界更加充满爱意。

一只麻鸭子在水面上独自享受着冬天,它愉快地在原地打转,不停地点头。我想留下这个有意思的瞬间。但待我调好手机,对准水面一看,咦,啥都没有。它不见了,水面一片平静,就像它从未来过一样。它没有不愉快的道理,对它来说,无论是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还是眼下这个冬天,都是寻常的日子。

但这个冬天,与我家门前那棵大白杨上的喜鹊一家,有极其重大的关系,因为它家今年新添了家口,那两只小喜鹊要经历它们一生当中的第一个冬天。作为树上的居民,它们虽然不说话,但对“寒冷”二字应该有着比我更加深刻的体会,你看它们那一身终年不换的黑毛衣就知道了。但无论如何,它们一定有一个周密的计划,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在敦煌遇雪(外一首)

□ 倪长录

与飞天有约,迎着西风也迎着热烈的雪花而来自,一下子被寂静掏空在敦煌,我看见细碎的雪粒

在鸣沙山前飞舞为千年石窟披上一层素纱熟悉的敦煌又多了一层神秘

街的转角处。一回首看见反弹琵琶的身影在雪中隐现像极了多年前执着的等待

雪正一把一把将我掏空内心空出来的那些地方正好让敬畏的沉默永恒存在

冬日月牙泉

雪后清晨,在鸣沙山下把清辉里的诗意追寻

听沙粒转动岁月的风声多么渴望心中也怀有一轮明月

水边,苇子空灵等一弯月牙为暮色开镰

微风吹过,水波不兴月泉阁与身披薄雪的沙山静静对坐

中山桥

□ 砚边芽

我数过你身上的铆钉那些被黄河的风吹了又吹的倔强的铆印。它们把左载的柳和驼铃里漏出的沙都钉进了铁骨的深处

你弓着背,让千万只脚印从肋间走过。那些裹着羊皮筏子号子的沾着牛肉面香气的藏着异地车票折痕的你都用铁的青灰默默接住。就像接住这座城市所有的离别与归来

那个黄昏,我看见一位老人扶着栏杆他沉思的眼神里有河水的波浪滚滚“小时候,父亲背我过桥他喘气的声音和现在河面上羊皮筏子的起伏是一个调子”

今夜,我又走上这座桥掌心贴着你冰凉的脉络突然懂得——有些桥,生来就不是为了渡河而是让一条奔涌的乡愁在钢铁的骨骼间找到它永不折断的脊梁

百花

第 3365 期

霜落辣椒红

□ 刘爱国

霜是昨夜飘来的,庄稼地是刚刚犁过的,大大小小的土坷垃裸露着,有些萧索的意味。一层霜,是大地穿上新的衣衫。天地间,只剩下一种浑然一体的清冽的银白。脚踩上去,发出一种极轻微的簌簌的声响,像是踩碎了满地的月光。

我的目光在这片银白里,被另一样东西灼了一下。场院上堆叠如小山的辣椒。在这素净的底色里,辣椒的红显得格外醒目。不是温馨谦逊的红,而是一种饱满得几乎要迸溅出火星来的红,像无数簇凝固的火焰,又像无数颗攥在一起的跳动的火苗。霜的银光冷冷地映着,非但不曾减弱那红的烈度,反倒像给火焰镀上了一层耀眼的光芒,光芒有了穿透清晨寒意的力量。走得近些,一股子清冽中带着尖锐刺鼻的辣香气息直直地钻入鼻腔。这气息,是辣的,却不呛人,它混着露水的润和霜的寒,成了一种提神醒脑的活生生的气息。我忽然觉得,这满场院的红,是为这河西走廊的深秋点燃的一把亮丽的火焰。燃烧的颜色,火辣滚烫的气味,是

生活里鸭暖镇人那股热腾腾的精气神。这火焰,如今越烧越旺。我记起村里老牛的话。他原是种了一辈子玉米的好手,前两年把大半的地都改种了辣椒。“现在时兴的是合作社,大家抱成团,力气往一处使。啥时候育苗,啥时候栽种,啥品种的辣椒好卖,都有人琢磨。咱这鸭暖镇人,如今种这红辣椒,可不是越活越精神了么?”老牛兴奋地说。

老牛的话,让我心里一动。这一个个小小的辣椒,牵出的,竟是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一段崭新的丰收。它不再是田埂地头零星的点缀,而是一股汇流而来的时代浪潮。

而辣椒对于临泽人,已超越菜肴的范畴,成了浸在骨子里的乡愁。

夏天的傍晚,若是餐桌上没有那一盘爆炒的青椒肉丝,仿佛整个黄昏都失了魂魄。青椒才是从秧上摘下的,肥厚脆嫩,被快刀切成匀称的细丝,与鲜红的肉丝、金黄的姜末在滚油里一番翻炒,刹那间,那股子鲜活热辣的香气便炸裂开来,充满了整个灶间。吃在嘴里,是爽快的,是酣畅的,逼出一头的汗,驱散了一天的疲惫。

到了冬日,辣椒成了那粗陶碗里汪着的油泼辣子。辣面子是自家石碾里碾的,粗细不均,反倒更有嚼头。一勺滚沸的菜油,“刺啦”一声浇上去,红油立刻欢腾地冒起细泡,随之升起的,是一种醇厚焦香、令人口舌生津的复合香气。无论是吃一碗清汤面条,还是就一块冷硬的馍馍,只需挑上那么一小筷头,味蕾就感受到了何谓有滋有味。

种辣椒,是有讲究的。老辈人种它,依的是天时,循的是古法。总要等到谷雨过后,天地间暖气坐稳了,平整出一小块肥沃的菜地,小心翼翼地撒下珍藏的种子。三五日后,嫩绿的幼芽便顶破土皮,带着一种稚气的试探的神情,打量这个世界。待辣椒苗长出三五片绿叶,便到了间苗的时候。这需要一双慧眼,挑那些秆儿粗壮、叶片肥厚的留下,其余的,只能忍痛拔去。到了夏至,辣椒开花了,是那种细碎的洁白的小花,羞怯地藏在叶腋下。花落了,结出小小的青绿辣椒,不过半月,第一批绿油闪亮的辣椒,成了农家盘中最先尝到的清脆鲜辣。

如今却大不同,合作社修建了大棚,育苗的时间便往前赶了。正月里,年味还未散尽,育苗的穴盆已备好。在一方方温暖的小温室里,孕育着红色的希望。待到立夏前后,在温室里长成的健壮秧苗,移植到广阔的大田里。收获要等到寒露过后,霜降来临的时节。漫长的生长期,凝聚了更多的汗水、希望和期盼。

老牛给我算过一笔账,若是年景好、行情顺,这一亩红艳艳的辣椒,能卖个好价钱。这是一笔实实在在的欢喜。霜降时节,村里的晒选场上是一片喧闹的红。男女老少围坐在一起,说笑着,将精选的辣椒堆成一座座鲜艳的小山。辣椒没有留在这片场院上,被装上车,沿着古老的河西走廊,走进一座座城市。寒冷的冬夜,城市的某个角落,一口沸腾的火锅正蒸腾着浓郁的热气。那汤汁里翻滚着来自河西走廊饱满的辣椒。那辣椒积蓄了一整个夏秋的光与热,尽情地释放到沸腾滚汤里。围坐的人们,脸颊被热气熏得红扑扑的,额上渗出细汗,在一阵热辣之中,驱散了身外的寒冷……

茶中岁月

□ 蔡辉

清晨七点,托克逊的天还黑着。我蹲在小电炉旁,往搪瓷缸里掰碎一颗红枣。通红的炉盘在玻璃窗上投下热浪摇晃的影子,水将沸未沸时,记忆却像罐罐茶上浮起的白沫,在火苗舔舐中翻涌。

恍惚间又看见故乡老屋那个清晨,祖父的砂陶罐在柴火盆里咕嘟作响,在故乡的晨雾里熬煮岁月,茶香漫过二十多年光阴,润湿了我这远在异乡之人的眼底。

当第一缕晨光爬上老屋木格窗时,火盆里暗红的炭火早已在祖父布满沟壑的掌心苏醒。那只包浆油亮的砂陶罐不过拳头大小,却要承载黄土高原庄稼人清晨所有的念想。

罐罐茶正式开煮前,砂陶罐里要先煨上两枚灰枣,然后架在炭火上,注水不过三成,待水沸,才将碎茶缓缓倾入。这时辰的讲究是渗进骨子里的——水多了失味,少了焦苦,要听得见茶汤在罐底滋滋作响,又不能让白沫溢出罐沿。

我的童年在罐罐茶的咕嘟声里拔节生长。当混合着枣香、茶香的水汽在老屋梁柱间织成雾帐,祖父布满老年斑的手便如枯枝般探向炕桌。那些朱漆斑驳的茶盅,每个缺口都刻着时光的齿痕。

最讲究的是头道茶,琥珀色的茶汤要在砂陶罐里三沉三浮,滤去碎渣后兑入新烧的滚水。这时候祖父总要眯着眼,看茶汤在盅里泛起细密涟漪,仿佛在读一卷无字的天书。

那时我总蜷在热炕头装睡,听茶水沸腾的响动如何唤醒整个村庄。铁勺刮过罐壁的沙沙声,茶汤注入茶盅的哗啦声,与村头第一声鸡鸣搅在一起。直到他冲着蜷缩的我喊:“狗娃,起来喝茶来!”

烤馍的铁算子架在火盆上,黄灿灿

的玉米馍被火舌舔出焦褐的云纹。祖父用皴裂的拇指掰开滚烫的馍,总把烤得最酥脆的那半塞给我。我们守着咕嘟作响的茶罐,看晨光从老屋的雕花木窗斜切进来,把飘浮的茶雾染成淡金色。祖父喝茶时总要把碗沿转三转,喉结在松地的皮肤下滑动,发出满足的叹息。

“茶要熬得酽,日子才经得住熬。”祖父常念叨这话。他粗糙的指节摩挲着陶罐,青筋像梯田的阡陌盘在手臂上。

修梯田是庄浪人的命。祖父常在天不亮时就扛着碾头出门,山岭间此起彼伏的劳动歌声,像极了罐罐茶煮沸时的鸣咽。那些年全村人都在“熬”,男人们把麻绳勒在肩膀,女人们用背篓运土方,熬断了数不清的碾头,熬平了好几座山头,硬是把荒坡熬成缠在山腰的绿腰带。

晌午歇工时,人们围坐在未成形的田埂上,清晨上工时带来的罐罐茶倒进粗瓷碗里,混着玉米馍一口闷下,苦得人龇牙咧嘴,却都说这是“神仙汤”——毕竟喝过这苦水的人,才配在县志里留下名字。

此刻他乡的风拍打着窗棂。电炉子上的搪瓷缸代替了砂陶罐,我学祖父的样子往茶里加红枣,却总调不出记忆中的滋味。

异乡的晨曦爬上窗棂,茶烟袅袅勾勒出远山的轮廓。电炉火焰渐褪的刹那,窗外的黑褐色山峦轮廓渐渐清晰,我对着朝阳举起搪瓷缸,恍惚看见层层叠叠的梯田正被罐罐茶唤醒,新的茶烟攀着祖辈的指纹,仍在梯田纵横的群山间写着无人读懂的家书。

茶汤在喉头滚过三巡,咸涩里竟泛出回甘,或许所有的苦茶都沉淀着同样的甘醇——那些被风揉碎的、被汗水浸泡的、被年复一年的晨光煮透的旧时光。

冰沟河探幽

□ 胡忠喜

我们慕名来见冰沟河时,阿尼岗嘎尔雪山早已白了头。

似一场抵达心灵深处的探寻之旅,没有喧哗,唯有宁静,我们安然行走在冰沟河谷的步道上。

进入景区,最先迎接我们的是一阵风。我们想象着它从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处奔涌而来,拥挤在河谷的最窄处,本该是汹涌而莽撞的。若非怜爱初冬尚未凋零的草木,它这才在拂过人脸时紧急勒住了“缰绳”。听导游说,每年五月份大片的马兰花海在前面等着游人,也许那时掠过花海的风还是一个明媚的孩子,有着无比绚烂的心事。所以,风真的也会像人一般衰老吗?

我们一路向前,行走二十多公里只为到达柴尔龙海天池——被阿尼岗嘎尔雪山拥捧在高处的“绿松石”。伴随着一千多米的海拔落差,枯黄的草甸与墨绿的云杉林参差斑驳,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世智慧在“变”与“不变”间相互致意。起初,我们只顾着低头走路,并未过多留意道路两旁的风景,直到友人们的呼唤声将我们从粗沉的喘息中唤醒。你看,那些看似木讷的白牦牛,它们硕大的眼球里正倒映着你的错愕、紧张与茫然;而频繁探出头来的土拨鼠则让你哑然失笑,仿佛在嘲

弄自己刚才才多余的紧张。

当步道在人们的疲惫中戛然而止,草坡上的积雪就成了另一重考验。进退退是常有的事,有时稍有不慎还会滑下去很远。与所有得来不易的风景相似:漫长的铺垫,偶尔的欢喜,袭来的疲倦,最终惊艳闯入眼帘,让所有的努力都显得无比值得。柴尔龙海天池就这样出现了。

镶嵌在群山的怀抱中,柴尔龙海幽蓝的色泽逐渐往深处沉淀,似乎有意指引人们去丈量它的胸襟。但当我的视线随之向湖心延伸,天空、白云倏然倒映其中,仿佛在告诉我:一颗心除了要时时内省,还要映照天空、白云等宏大的事物。就像此刻的天池,远观时有宝石般的光泽,近看时却成了一面镜子。也许,阿尼岗嘎尔雪山是幸运的,站在那么高的位置,却依然可以看见自己的影子,多好啊!

如果说柴尔龙海是垂直的内敛,那么阿尼岗嘎尔山便是横向的坦荡。山不言,只是背负着积雪,在冷峻中将万物庇护在怀。一转眼,时间在这里仿佛失去了刻度。不知不觉,西沉的落日悄悄带走了光亮。只有雪山之巅依然反射着最后的余晖。当传说中“日照金山”的场景突然出现,人群随之沸腾了起来。

初冬的花

□ 武国荣

一朵花,开在十一月下旬的村庄。

那天午后路过一位老家乡。偶尔回头,发现一排靠南墙风干的玉米秆,中间钻出来一朵红彤彤的花。花朵上端张开一个圆孔,外围,几片花瓣的上半部欲舒未舒。初冬的陇东,中午不太冷,向阳处微微热气扑面。花朵喜欢这样的天气呢,风中晃晃悠悠的,颇有韵味。绿中带有黄斑的小叶片,亦随之活跃了,闪呀闪,花的香气也摇曳出来了。分明是月季。长得即使像小梅指头蛋一般大,它也是月季,有些淡雅并有蜂蜜般甜丝丝的馨香味道。

在一块墨绿的麦苗地埂边,还有苦苣菜开花。仔细瞧来也觉新鲜,其中一株,开着零零星星的小花,有的黄灿灿,有的白茸茸,煞是热闹。红豆不是用来喝米汤的那种圆豆子,是闪烁在野枸杞枝丫间的

长吊果实,可作药亦可泡茶。它真能熬时间,等得枸杞树的叶子落去,等得严霜经过,也不减颜色,尚不萎缩颗粒,依旧以饱满显露姿态。有一株天竺牡丹(也称大丽花),高高地站在塬边,它上半身有点干枯,碗口粗的花瓣失色失容,而三五片叶子像是另类,仍然绿色荡漾。长沟崖边的柿子树很好看,树干足有碾场的小叶片,亦随之活跃了,闪呀闪,花的香气也摇曳出来了。分明是月季。长得即使像小梅指头蛋一般大,它也是月季,有些淡雅并有蜂蜜般甜丝丝的馨香味道。